



鸽子树丛书

童年时遇见你,那是哪一天

tongnianshi yujianni
tongnianshi yujianni



童年时遇见你

易 羊 =著

翁子扬 =图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BEISHAONIANERTONGCHUBANSHE
HUBEISHAONIANERTONGCHUBANSHE

A large, abstract, textured illustration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cover, rendered in shades of blue and grey. It appears to be a close-up of a flower or a similar organic form, with intricate, layered details.

童年时 遇见你

易 羊 =著

翁子扬 =图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鄂新登字 0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童年时遇见你/易羊著. —武汉: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3
(鸽子树丛书)

ISBN 7-5353-2637-4

I. 童… II. 易…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1402 号

书 名	童年时遇见你				
◎	易 羊 著				
出版发行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bep.com.cn	电子邮件	hbep@public.wh.hb.cn		
承 印 厂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 数	6 000	印 张	4.625	字数	100 千字
印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50×1168 毫米			开本	32 开
书 号	ISBN 7-5353-2637-4/I·578			定价	9.5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承印厂调换



鸽子树丛书

第 一 辑

闪烁在你的枝头	蒋 韵著
有个小孩叫冬冬	方 方著
幸运大流浪	唐 敏著
长大不容易	蒋子丹著
超低空飞翔	赵 玫著
纸上的蚂蚁	林 白 马畏安著

第 二 辑

黎母山少年	张品成著
童年时遇见你	易 羊著
少年远望	缪克构著

.....

鸽子树丛书

gezishu
congshu

本书主要人物



本书主人公——“我哥哥”



我哥哥和信一郎

tongnianshi
yujianni

童年时遇见你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短小的序言

易羊咏唱所有柔软、脆弱的事物，不仅是因为怜悯、因为爱，更是因为在她看来，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值得珍视的价值都是柔弱的：美、纯洁、善良、幻想和诗……

所以，在易羊的小说里总是运行着两种力量：一方面是强大的命运，它化为战争、化为疾病、化为种种横蛮不可理喻的暴力；另一方面，备受摧折的生灵温顺、茫然，他们几乎无法反抗，他们太渺小，但是，当他们在黑暗中执着地发出微光时，他们是勇敢、圣洁的，他们保存了这个世界最后的尊严。

所有的童话都有一层黑暗的底色，都有内在的残酷和悲凉，易羊的小说也是这样：在一双纯洁的眼睛深处，我们能看到深深的惊惧、深深的不信任，能看到我们粗糙丑陋的面目。

易羊也许是我见过的唯一的善良的小说家，我指的是她竟坚定地把“善良”作为她的世界的根本支点，事情的复杂之处在于，她的善良尖锐地见证着巨大的不善良。

李敬泽

2003年4月2日



童年时遇见你,那是哪一天

—— 作者





引 子

孩子们在客厅里看电视。两个孩子,孙子 16 岁,孙女 13 岁;电视里正在转播第 17 届世界杯足球赛,举办国是日本和韩国,我们的两个一衣带水的紧邻;现在的孩子都是狂热的足球迷,男孩女孩都是,我的小孙女也不例外;这很好,很好。夜幕就要降临了,这是一天之中最惬意的时刻,当然是相对于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美好、无言的黄昏的同龄人;他们的父母待在各自的书房里,休闲和娱乐已经和暂时还不能属于他们;而我,则独自一人,在阳台上悠闲地欣赏我的花草,我老了,已接近古稀之年,到了这个年纪,孩子们,我们的权利是休息,没有时间界限的无边的休息和独自一人。

夜幕降临了,时间也要休息了。

电视里和客厅里都传来了激动的欢呼声,把我从无边的遐想中惊醒,大概是比赛结束了吧?立刻,我知道,两个小观众就要展开激烈的讨论和争论,通常双方都要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大概是因为只有两个观众的缘故吧?倒不是真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分歧,对足球的认识也很一致,用他们的专业术语叫“艺术足球”和“快乐足球”;崇拜的球星也是那几个人,他们称之为“足球天才”,他们卧室的墙壁上有他们的画像,名字我没有记住,从外貌上看都是欧洲和美洲的球员。无一例外,他们都是那么的年轻,令人羡慕的年轻。

4

例行讨论果然开始了,听了两句以后,我明白了今天讨论的主旨和往日有所不同:一起声气相通地讨伐和谴责今晚赛事的主裁判。似乎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国际裁判,指责他裁判不公正,明显的误判和公然的偏袒让人难以置信。孩子们言辞激烈地怀疑和肯定:毫无疑问,他绝对收受了贿赂;他们的妈妈,一个鳞翅目生物学教授出来了,提醒他们不要影响别人的工作,嘲笑他们可笑的激动和无端的气愤,不就是-场足球比赛吗?“又跟你们无关,”母亲说,“为什么这么义愤填膺啊?”“你不懂,”孩子们嘲笑母亲对足球的无知和麻木,他们声称他们受到了欺骗和侮辱,这个裁判不仅是在国际大赛上失职或者渎职,孩子们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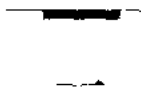


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清朗的夜晚，有很多蜻蜓在晚风里飞舞，或者，在我们下午的视线和记忆里、在我们夜晚的想像的田野里飞舞，他唱起了这首歌，《红蜻蜓》，用我听不懂的语言……

正地向母亲指出说，而是在当众侮辱全世界人的尊严，这是不能容忍的事情，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人都不能熟视无睹。母亲无暇评判是非，只说了一声：“小点声儿，我和你爸爸都在工作。”说完，又回到书房去继续工作；两个小观众依然沉浸在激愤难平的情绪里；小声但快速地交换着各自的看法和推断，并迅速地做出了决定：到国际互联网上去声讨或者说加入声讨的大军；我不禁微笑了；在光线氤氲的阳台上独自微笑着。

电视里，山呼海啸般的声浪里突然出现了一排新的浪潮，是歌声，日本民歌《樱花》；我暗自思忖：哦，今天晚上交战的其中一方应该是日本了；那么，另一方又是谁呢？《樱花》的曲调已经被歌唱的人喊得变了形，从情绪里无法判断他们的输赢。我凝望天边，晚霞为天空镀上了一层金色的花边，月亮出来了，默默地出现在天空的另一端，几片淡淡的白云像我们老年人的记忆一样无处依附，我无法阻止另一首民歌在我的耳边骤然响起，也是一首日本民歌，60年前，我第一次听到它的时候，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清朗的夜晚，有很多蜻蜓在晚风里飞舞，或者，在我们下午的视线和记忆里、在我们夜晚的想像的田野里飞舞，他唱起了这首歌，《红蜻蜓》，用我听不懂的语言……在他的家乡，碰见红蜻蜓是一件很吉祥的事情；而在我的





8

哥哥就要回来了，我焦急地等待在村外的大路上。哥哥是我心中的神。他是我们村子里传奇故事的一部分。“去，”我踢了袍子一脚，说。

袍子像箭一般地冲了出去，消失在杂草丛中。

袍子是一条狗，在它吃奶的时候，我就养着它，那时候，我才一岁，正是蹒跚学步的年龄，袍子是一只漂亮的狗，它全身的皮毛都是柠檬黄，耳朵和嘴巴却是黑色的；我们形影不离，妈妈说我们是一对前世冤孽——这是我们家乡数落孩子的习惯





用语——说我把袍子教得和我一样的淘气，袍子唯我的命令是从，在家里的座次为老三，第二是我，而第一我永远为哥哥留着。哥哥在我出生以前就离开了家，寄居在城里的亲戚家，而且，他永远不能回到我们落凤村来生活，父亲说这是他的命；“命是什么东西？”我好奇地问道，父亲说：“你不懂。”

日上三竿的时候，我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跳下床，带着袍子就要出门，妈妈在院子里问我这么早出去干什么，我睡眼朦胧地回答：“接我哥。”妈妈抓住我，用铜脸盆里的水给我洗脸，一边洗一边笑我是花脸猫，“这个样子怎么见哥哥，哥哥可是城里人。”“你错了，”我打断妈妈说，“我哥哥是落凤村的人。”洗完脸以后，妈妈又为我梳辫子，妈妈说我的两根小辫子又长长了。比上次你哥回来的时候，又长了一扎——“扎”是我老家的方言，是一个不确定的计算长度的单位，以说话人的大拇指到中指之间的距离而定。

出门的时候，妈妈在我的手里塞了一个热乎乎的烙饼，袍子跳起来把两只前爪搭在我的肩膀上，我咬了一口烙饼，把它从嘴巴里拿出来扔在大门外，袍子像箭一般的冲了出去。我们分享着烙饼，走出了村子，走上了通往城里的那条唯一的大车路。

我哥哥总是坐着马车回落凤村的。我引颈翘望，脖子都酸了，我们家枣红马高大的身影一直没有出现，袍子在我的脚边，打着呼噜，焦躁不安地跑来跑去，比我还要着急。

“安生（安静）一点。”我对袍子说。

我走上小土坡，在青草上躺了下来，其实我知道，城里的路很远，哥哥根本不可能这么早就回来；我摘了一根草茎放在嘴里，星星点点的野花在我的身边自由自在地开放着，晴朗的天空里漂浮着一大朵一大团的云彩，离我是这么的远，我咀嚼着草茎，嘴巴里顿时感到了一丝苦涩，我赶紧把它吐了出去。袍子跑过来，蹲在我的脑袋旁边，浑身散发着热气，吐着舌头，直喘粗气。我跟袍子讲起了哥哥的传奇故事，它已经听了大概好几百遍了。我哥哥在我们落凤村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大人物，在他的妈妈怀着他的时候，他爷爷——也就是我的爷爷，在他3岁的时候去世了——做了一个神奇的梦，他梦见了一颗星星发着耀眼的光从银河里落到了我们落凤村的沉塘里，在爷爷正为他的梦疑惑不解的时候，有一个算命瞎子路过我们村子，村里人都说他是神特意派来的，他驻足在我们的家门口，久久不肯离去，我哥哥的妈妈——她在他6岁的时候已经去世了——拿着一碗水走了出来，瞎子一边喝水，一边跟他妈妈拉话——就是聊



哥哥在我出生以前就离开了家，寄居在城里的亲戚家，而且，他永远不能回到我们落凤村来生活……

